

書叢題問際國

家國主民民人歐東

行印叢書

目 錄

東歐民主國家的誕生	一
社會結構與國家結構（憲法）	一四
民族問題的解決	一〇
計劃經濟	二九
職工運動	三三
勞動人民的生活水準	三七
對外貿易政策	四四
文化的進展	五三
國際的友好與合作	五九
走向社會主義	六七

東歐新民主國家的誕生 I・康斯坦丁諾夫斯基

—帝國主義體系中的一個新缺口—

在三十年中間，帝國主義份子們曾兩次試圖經過一種全世界規模的戰爭來解決其體系中所固有的矛盾。但兩次戰爭都帶給世界資本主義以嚴重損失。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俄羅斯各民族在帝國主義陣線中打開了第一道缺口並建立了蘇維埃國家。繼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法西斯主義失敗之後，中歐與東南歐的許多國家退出了帝國主義體系。

這些國家中已建立了一種新的民主——一種人民政府的形式，以它自己的方式破壞着資本主義的陣地，並為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造成條件。因此我們看到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進一步的嚴重削弱，世界上力量的對比之進一步變化。讓我們考察考察這一歷史現象的含意吧。

首先我們必須追溯人民民主新政權的本源及隨其誕生而俱來的一些顯著的特點。

新民主國家誕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人民反法西斯解放運動的烈火中。在東歐與東南歐許多國家中反對喝血的法西斯主義，鬥爭之具有特殊性質，主要由於下列三種原因。

第一、在這一鬥爭過程中，人民大眾認識了他們的敵人不祇是德國法西斯蒂，而且還有他們本國的統治集團——有勢力的大資本家、地主、高級官僚與反動的軍官們。你贊成還是反對與納粹作戰——這是歐洲一切受希特勒德國奴役的國家中的分界線。包括那些曾經等待時機的極大多數反動政客們，被證明是和敵人在一起的。而在東歐與東南歐的大多數國家中，該處戰前的社會與政治制度例證了資本主義的最惡劣的特點，統治階級的這種叛賣行爲就具有了特別無恥的形式。

這樣，南斯拉夫各民族爲其民族自由與生存權利而鬥爭時，就必須不僅要反對德國侵略者及其直接帮兇如尼迪克、巴維里區，及其他合作份子，而且要反對彼得王的流亡集團及其走狗德拉查·米海洛維區。波蘭的愛國者爲其自由而戰不僅必須反對納粹劊子手佛蘭克，而且要反對波爾·科摩羅夫斯基將軍與亡命於倫敦的波蘭薩納查（復辟）集團。在羅馬尼亞，希特勒不僅得到當地「元首」安多萊斯哥的支持，而且得到領導所謂羅馬尼亞資產階級「歷史性」政黨——自由黨與查蘭黨之反對派領袖布拉蒂安努與馬尼烏的支持。實際上這些人對羅馬尼亞之成爲德國附庸國所負的責任，絕不比那些百分之

百的羅馬尼亞法西斯份子要負得少些。因此，希特勒主義的失敗，不可避免地跟着帶來了在這些國家中佔統治地位的大資產階級和地主集團、其政治領袖與代言人之失敗——這些國家中的壟斷資本主義勢力之失敗。

第二、民族解放鬥爭要求廣大人民羣衆間的團結。最堅決的與始終如一的民主力量——工人階級肩起了反法西斯聯合陣營的領導。在反對納粹佔領與法西斯主義鬥爭的一切階段中，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在最前線作戰並作了最大的犧牲。這並不祇是在反法西斯運動有巨大規模的南斯拉夫的情形。甚至在反法西斯運動很薄弱的國家——羅馬尼亞，糾合一切進步份子都是由最積極與戰鬥性的反法西斯力量——共產黨來帶頭的。因此，戰勝法西斯主義與資產階級地主集團和舊的合作主義政府機構之破產，使新的政治力量居於顯要的地位，其中首先是在各該國中已成為最有影響的政黨——共產黨。

第三、東歐與東南歐各國的人民在其歷史中首次得以實現其自己的真正意志，祇是由於蘇聯的存在及其一貫的民主政策。蘇軍在擊敗法西斯主義中所起的決定作用及蘇聯在戰後給獲得解放的歐洲民主力量之大力支持，使一些國家得以選擇新的道路而無須恐懼外國的干涉。在蘇軍由法西斯勢力下拯救出來的國家中，被削弱了的資本主義力量不能求得外界援助以重建其統治。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帝國主義在東南歐所實行的干涉從未能越過希臘邊境。

這乃是使各新民主國家的誕生和勝利成為可能的決定因素。

(二)

新民主的特性是什麼呢？它給戰後歐洲的政治生活加進了什麼新因素呢？

新民政權的具體特點是各不相同的。它決定於該國的特殊情況。保、波、捷、阿各以自己的方式與速度前進着。在這些國家與羅、匈以及芬蘭之間所存在的差異尤大。後邊這些國家已堅實地踏上了民主發展的道路，但她們必須更加努力去剷除過去的殘餘。然而在這些國家中，新與舊之間的鬥爭有些東西是共同的。我們將指出使各人民民主國家成為戰後世界之進步因素的三個主要特點。

社會與政治變化的根本問題乃是政權問題。在人民民主國家中，政權由剝削階級——地主與資產階級——的手中轉到了人民的手中。這些國家中的政府權力的政治基礎、是以工人階級為首的勞動人民大眾的聯盟。這就是在不同國家有不同形式的政府人民陣線或各民主黨派集團的基礎。在戰爭中間，這些集團被證明是在反法西斯主義鬥爭中達到一切真正民族力量戰鬥團結的最好形式。在和平時期，它們（指集團或陣線——譯者）成為各新國家的政治基礎，成為達到廣大羣衆團結在真正體現人民利益的綱領周圍之最有豐富的銅和大理石。但這些財富從未屬於過居住在這些地區內的人民。例如南斯拉夫的主要財富為五金礦砂。但她所生產的五金之百分九十八屬於外國資本家。石油是羅馬

國寶。但國內開採的石油百分之八十屬於外國公司。羅馬尼亞也有鑽石、煤和金子。但人民作了一首歌子唱道：『我們的山中有黃金，但我們却沿門討飯。』

巴爾幹各國的動力資源是浩大的；但被利用的却微不足道。就拿工業來說吧，是落加）。因此，保加利亞的愛國陣線完全是一種新創的政治機構，它保證人民參加行政與政府。在其他國家——波、羅、匈——中有着各民主黨派的廣泛聯合。

但各新政權雖然在組織形式上及其鞏固程度上各有不同，它們都已劇烈地改變了各該國家社會、經濟與政治生活，在很短的時期內已作了巨大的歷史邁進。南斯拉夫的卡拉約吉君主政體、保加利亞的科堡王朝、匈牙利的哈普斯堡王室的統治已經結束了。這些政權各有其不同的歷史，但却到處都是壓迫與戰爭的源泉。基本的土地改革已經完成，東南歐的農民自杜薩與霍利亞暴動以來曾為此毫無結果地鬥爭了數世紀，而這（指士改——譯者）是這些國家中的資產階級民主所不能實行的。對大多數東歐國家的落後負主要責任的地主階級和封建主義殘餘已被消滅。這些幾乎可以說不知道什麼叫基本自由的國家——如在保加利亞，桑科夫遠在一九二三年即取消了民主，在南斯拉夫，一九二九年建立了國王獨裁等等——已經得到了民主政權，這種政權（不像大肆誇張的「西方民主」）真正地保護廣大羣衆的利益。在西方，近來國會的幕後陰謀使選舉人的意志化為烏有，甚至把最大與最有影響的政黨都逐出政府，如果這些政黨為人民利益奮鬥並拒絕為帝國主義分子服務的話。今天新民主國家中的形勢是完全不同了。例如在保加利

亞，工人黨（共產黨）在大選中得二百二十六萬五千票，社會民主黨得七萬八千票，茲
汶諾同盟得七萬一千票，甚至後兩者都參加了政府。

新民主國家由於政權轉到了人民手中，使主要工業與銀行國有化及形成工農業間的新關係（給工農業的技術改組提供了基礎）成為可能。這些國家在其歷史中首次得到消除其農業地區百年來的貧困與落後，消除失業及提高全體人民的物質與文化水平的真正機會。

所有這些意味着在這些國家裏已建立了一種新型的國家，在這個國家裏資本主義統治已被打碎，消滅『人剝削人』的基礎正在建立，而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正在展開着。

這些歷史變化的實際結果業已可見。新的民主政權已經解放了人民的創造力量，並在戰後復興中獲得了迅速的進展。經濟生活正在日益邁入計劃性發展的途徑，而且儘管有嚴重的困難，全部計劃却正在實行中。在捷克，全部工業在頭七個月工作中完成了其計劃的百分之百。在所有這些新民主國家中，由於工人對工作的新態度，勞動生產力已大大提高。例如在捷克，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每人一小時平均產量值五〇·六二克羅納（捷幣單位）；一九四七年六月則為一〇二·八克羅納；就是說在不到一年的期間勞動生產力增加了一倍多。

好的形式。這些集團中的領導權屬於共產黨，因為由於共產黨在人民羣衆中的威信日增，這是應該如此的。

在每一新民主國家中，人民陣線有它自己的特殊形式。在保加利亞，愛國陣線是一個各黨派各組織的聯合。而地方性愛國陣線委員會不僅是各黨派成員的聯合會，而且包括各人民羣衆組織（合作社、職工會、農民組織及文化團體等）的代表（以顧問資格參與穩定），同時，他又說，「在整個西歐除了不安與混亂外我什麼都未看到。」

（三）

新民主國家的另一個顯著特點便是其進步的民族政策。民族問題在過去幾世紀來都是歐洲這一部份的最嚴重的問題，而民族仇恨是帝國主義列強蓄意煽動起來的。

外西爾瓦尼亞問題也已解決。擁有寶貴的天然資源及羅匈人民雜居的外西爾瓦尼亞，幾世紀來都是羅匈間的爭端。但是現在羅馬尼亞的哥羅查政府在外西爾瓦尼亞實行着一種民主的民族政策；它給匈牙利人以羅馬尼亞人的同樣權利，這在外西爾瓦尼亞產生了健康的氣氛，並同時幫助羅匈關係的正常化。

這樣的例子可以舉出許多。例如在捷克，英明的民族政策乃是民主勢力在其反對反動派鬥爭中的寶貴財產，因為反動派經常企圖以煽起民族仇恨而從中取利。

一種在民族問題上的民主進步的政策可在這些國家內部及相互間消除許多敵對。並因此幫助鞏固了歐洲的和平與安全，因為在過去民族仇恨盛行於巴爾幹各國使她們成為歐洲的「火藥桶」，今天在歐洲的這一部份只有一個國家仍是糾紛與衝突的溫床。這個

國家就是希臘，在這裏，糾紛的根蒂由於英美壟斷集團的努力而被保存下來。但在人民已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枷鎖的地方，民族間的和平已獲得保證，友好與有利的合作正在他們中間發展着。

這就是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勝利之第二個重要教訓。

(四)

東歐各新民主國家的第三個較大的特點是她們已擺脫了外國資本的奴役。不太久以前這些國家還是帝國主義列強的半殖民地，它們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剝削巴爾幹各國並人爲地延緩其經濟發展。納粹「政治地理學家」曾經以其一貫的無恥坦白說出外國帝國主義在巴爾幹各國內所追求的目的。一九四一年，『德國新聞』報寫道：

『東南歐將爲一農業生產地區並爲德國人力的一個來源……在新歐洲，農民，繁榮生產最大限度的價值而耕種。』

不管他是塞爾維亞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或羅馬尼亞人，都必須爲中歐的發展與喀爾巴阡有豐富的石油、煤和鐵，提那利克阿爾卑斯山（在南斯拉夫沿海一帶——譯者）有豐富的鹽基石、錫和鉛，外西爾瓦尼亞阿爾卑斯山有豐富的金子，巴爾幹山脈在擁有巨量資源、高度發展的工業、大量的熟練勞動與廣大的殖民地並且正在獲得美國貸款的最富庶的西歐各國，却證明不能恢復其經濟生活且日益加深地陷於美元的桎

榜中。各新民主國家在恢復工作中遠遠超過了她們。這些事實是這樣明顯，以致所有多少還客觀些的外國觀察家不得不承認它們。美國觀察家約瑟夫·哈許稱：東歐各國中的緊張恢復工作使他吃驚。而星期六晚報記者E·O·豪賽講到他在東歐發現了「驚人的後面未得發展。在這兒人工比機器便宜，而外國資本則儘量使生活水準低下。

現在這一切都成了歷史了。各新民主國家的政府正在實行着一種獨立的外交與經濟政策，不屈不撓地堅持其國家主權。外國資本對這些國家的統治已被一掃而光了。這引起世界死硬固派的相當大的憤怒，他們正挾其憤怒攻擊着新政權。

華盛頓與倫敦破壞東歐各國的獨立之陰謀可遠溯於戰爭時期。邱吉爾使盟軍在巴爾幹登陸的計劃及英美帝國主義分子各種幕後的陰謀，其目的都在從歐洲獲得未來的陣地與勢力範圍——攫拾希特勒的『遺產』。這也是他們支持像南斯拉夫的彼得王與米海洛維奇將軍集團、波蘭的畢爾蘇斯基與阿米亞、克拉約瓦、羅馬尼亞的馬尼烏和保加利亞的皮特可夫這類政治人物的祕密。這些人民的敵人都是英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他們的任務便是阻止民主勢力得到勝利而走向真正與完全的民族獨立。

實際上自戰爭結束以來，美英即會做堅持與明目張胆的努力以便把從希特勒桎梏下解放出來的國家置於其掌握中，並剝奪她的獨立。盎格魯·薩克遜列強已進行了一種反對新民主國家的真正的外交與經濟戰。人們只須回憶一下這些事實就夠了：如把的里雅斯特由南斯拉夫分割出去、企圖否認波蘭對其西部領土之歷史權利、鼓勵與津貼反動

派去反對各該國之合法政府、以及像派飛機與艦隻侵犯這些國家中的此國或彼國的邊境或領海之公然的挑釁行爲。

與這種毫不放鬆的政治壓迫同時，還進行着經濟上的敲詐。美帝國主義者對東歐各國率直宣佈一種「餓餓政策」，拒絕援助她們，並力圖加重其經濟困難以及阻撓其與歐洲其他國家恢復了的商業。

現在，已可概述英美對各新民主國家的政策之結果。事變表明這些國家能夠挫敗一切危害其獨立的陰謀。儘管她們有經濟上的困難，但却拒絕就食於美元敲詐的飼餌。美國壟斷集團無論是用外交壓力，無論是藉助於馬歇爾計劃，都未能在這些國家中恢復資本家統治。帝國主義在東歐各國中的許多主要代理人，國家和民主的敵人，如皮特可夫、基米托和馬尼烏，及反共的陰謀分子像匈牙利前總理納基的同謀者，均已被揭露並受到應得的懲罰。在波蘭，聲名狼藉的外國勢力的間諜米科拉茲柯當他看到人民甚至他自己黨徒都知道了他是什麼東西之後，就逃往了國外。

自然，沒有理由想像現在要取得世界統治的傢伙們會放棄其干涉東歐各國內政的企圖。他們的宣傳與敲詐，經濟壓迫與軍事恐嚇在繼續中。但事實證明是不能使這些新民主國家改換其道路的。她們的人民已經了解這就是符合其基本重大利益的道路。

按照美國條件的外國貸款道路不可避免地要導向反動派的加強、完全喪失經濟上與政治上的獨立，最後惡化其經濟情勢。這可以在許多西歐國家的例子中看到。另一條道

路是獨立與充分利用國內資源、工業化與擴大對蘇的經濟聯繫，後者並不與那些和她交往者的自由懷抱企圖。這條道路，各人民民主國所選擇的道路，導向其經濟情況的改善和其生產力的不斷增長。

波蘭的煤產量在一九四五年四月為九十九萬三千噸。目前，每月煤產量為五百萬噸，而波蘭已成了煤的輸出者。戰爭及戰後兩個旱年予羅馬尼亞的農業以無限的損害。然而它並未糟下去，而今年在一個豐收之後，羅馬尼亞又在開始輸出穀物了。

這些例子說明各人民民主國已進入了一完全新的發展階段。不僅她們遭受破壞的經濟體系恢復了，而且羅、保的以前落後地區都正在強力地工業化着。在捷克，由於她的高度發展的工業，計劃規定在五年時間內增加國家收入百分之四十至五十，並規定增加工業產量百分之五十以上。所有這些都在說明：處理國內問題的進步方法，由財政資本奴役中的解放及真正獨立的建立，導向迅速的經濟復興，並在這些國家面前展開她們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的遠景。

(五)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歐洲這些人民民主國家勝利了。但她們走向勝利的道路乃是由于戰前年份的發展及因蘇聯的全面鞏固引起來的國際形勢的變化所鋪平的。斯大林遠在一九三四年時會說過：

……社會主義在第一個勝利的國家內鞏固它自己越澈底，許多新國家擺脫帝國主義的過程也就會越迅速與越澈底……

這一預言已充分為事變所證明。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蘇聯力量的增長、蘇維埃人民在戰場上和生產努力中的英雄主義以及偉大的蘇維埃國家的日益增加的國際影響，使各小國如保加利亞及其他國家贏得獨立並邁上新的道路。

各新民主國家的勝利及其所獲得的成功自然激怒了世界反動派。對於反動勢力來說，不祇是喪失某些戰略與經濟陣地的問題。對他們更為重要的是：在兩種體系——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相對力量中已經發生了一種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巨大而進一步的變化。關於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成就之事實，對於帝國主義者乃是極可怕的事情。這說明，在一定的條件下，甚至弱小民族在我們的時代都能擺脫帝國主義的鎖鍊並根據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建立一種新的社會的與經濟的秩序。因此可以說，在目前民主與反動之間的鬥爭中，帝國主義陣線有發生新缺口的可能。

這就是為什麼瘋狂努力蒙蔽關於新民主國家的真相，在其周圍張起一幅真正的「鐵幕」、封鎖東歐的道理，因這樣別處的人民在其眼前就可能沒有這種誘人而有教育意義的範例。這樣就可能沒有接觸，沒有往來，沒有經驗的交流。但是這些企圖也註定要失敗。你不能蒙蔽所有這些國家的生活使不為世人所知。而儘管有其敵人的種種遁辭，各民主國家業已向全世界證明了其制度的各種好處。

近來，帝國主義宣傳日益憑藉軍事恐嚇。在過去整整兩年中間，帝國主義在新民主國家中的代理人散佈着關於戰爭迫近的謠言。他們自己應該比那些他們想用戰爭恐嚇的人更加害怕新戰爭。

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是富有教育意義的。這兩次戰爭沒有消除資本主義的任何矛盾。它們（指戰爭——譯者）只是使資本主義制度更加聲名狼藉，並解放了各民族的進一步力量。有什麼理由以爲新戰爭會產生對帝國主義分子更可慰藉的結果呢？

經驗證明：已經採取了新道路的國家是有着健強的神經的。她們不會喪失其鎮定和理智。她們知道：在暴風雨後太陽將照得更加明亮，而未來是屬於她們的。

社會結構與國家結構（憲法）

法貝羅夫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使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一個有利於社會主義的變化。這個變化的最重要標誌是：蘇聯的強化，和中歐與東南歐許多國家的背離帝國主義體系。

這些國家的政權，轉移到了以工人階級為首的勞動人民的手中：應當歸功於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為了勞動者利益而鬥爭，已經贏得人民大眾莫大的愛戴。

人民政權在這些國家產生之後，立即開始實行下列各項。（一）實行土地改革：廢除了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照「耕者有其田」的原則，把土地和農具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二）實行銀行、大、中工業國有化；摧毀了資產階級的經濟威力，並使勞動階級佔據了經濟上決定的陣地：——鑄造、電源、運輸、郵電、大中企業、銀行。目前國營的經濟，在人民民主國家的工業上，佔着全部工業生產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五。

新的人民政權，面臨了建立新的國家機關的任務。所謂國家機關——列寧曾經指示

說——首先就是常備軍、警察、和官吏。因此，建立新的軍隊，乃是鞏固人民政權的一個重要條件。

利用蘇聯的經驗制訂新憲法

人民民主國家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深刻變化，曾經要求通過新的憲法。新的憲法在阿爾巴尼亞（一九四六年三月）、保加利亞（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羅馬尼亞（一九四八年四月）、和捷克斯拉夫（一九四八年五月）等國被通過了。在波蘭通過了關於波蘭共和國最高機關結構與權限的法案以及公民權利與自由宣言。在匈牙利則通過了一個關於國家制度的法案。

一切進步社會團體的代表，都參加了新憲法草案的制訂；利用了蘇聯全民討論斯大林憲法草案的有益經驗。

新憲法規定着新社會制度和新國家制度的基本原則，以及國家政權機關、管理機關、審判機關的組織和活動的基本原則，同時又規定着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

一九四八年，這些國家的共產黨驅逐了原有的社會民主黨（阿爾巴尼亞除外）內右傾反動份子，與該黨其餘份子在馬列主義基礎上合併而為工人階級的統一黨。馬列主義學說，乃是業已統一的工人政黨的思想基礎。

各人民共和國的憲法，首先都提到社會結構的條文。即在這些國家內，目前都存在